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  
史冊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  
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  
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  
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

亦遣子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  
傳考亭之學於黃文肅師弟相授其  
教益廣後之邇考亭學脉者必以婺  
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黃柳鍾事增華  
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並起實開  
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婺學仍允繩繩相仍以至於今蓋  
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  
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  
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  
風俗也以故婺州之士類皆敦崇淳  
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

行貞節之人接武而生至於大山巉  
巖之下幽人抱素勲名不必著於世  
而師之所傳其徒繼之至於際遇亨  
期而文章禮樂之興卒於是乎取法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雖其寂寞  
瞭翳而此唱彼和繼志嗣音其聲之

遠聞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  
一世兩世以課其效否哉余奉

命屢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  
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  
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  
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季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  
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  
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  
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  
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  
是乎在古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  
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况金  
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  
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  
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岢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  
安汪澂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  
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礪世  
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  
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竒才卓行  
隱逸異人史冊誌乘外若敬鄉錄賢達傳  
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卽鄉之人  
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勤爲  
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  
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  
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備而後可以作史  
豈虛語哉黃子殿選以金華徵獻畧來謁  
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蓋

胥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  
願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  
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  
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  
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聲咳試趣舉其  
大端其叙孝友也則血染丹青性流毫楮  
其叙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叙

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光霽其叙功業也則手拄山河氣吁雷電其叙文學也則綴錦編珠鏘金戛玉有時見古榦亭亭在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淒風苦雨殘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清穹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與孤雲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間遇之昔太史公作列傳鬚眉面頰一一如繪每不能釋手鶴潭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碌碌簿書心知東陽有王君虎文諱崇炳居鶴潭年八十恨未

獲一見之前年過東陽見一老叟貌蒼古  
樸實不通姓名竊擬其是而不謂其撰錄  
精靈乃爾及讀其學耕堂文集更令人神  
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  
言聊書簡端不足以傳其書且欲以其書  
傳也

書

雍正歲次壬子陽月

滇海趙元祚永錫甫撰



金華徵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  
獲之於野疑則徵之以稗搜殘討逸微顯  
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  
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  
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爲尤重俗學紕繆  
放佚舊聞橫見倒出未由師承先賢之墜

緒茫如也於文乎何有宣尼之聖也其言  
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  
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  
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  
馬子子女子北宮子魯子尸子公子啓蓋  
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敬恭  
焉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惓惓於鄉曲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  
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披然  
自是直游言橫議耳何當焉然者崛起一

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  
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共賢矣而承其後  
者悠悠忽忽空蝗梁黍才學無三長之稱  
繕錄鮮千鍾之助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之紙敝墨渝嚙蝕斷爛黧黹無光此亦後  
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  
獻爲已任葢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  
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  
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  
其論通而介平而不撓披拂一過如春風  
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爲表彰而忠

孝仕學之林芒寒色正孚尹旁達能使其  
人與骨并其言而不朽真足爲婺賢挿齒  
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絕於余  
心溯風流而獨寫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並梓潼之士女襄陽之  
耆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錦曾承乏史閣書

序三

此以志券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水

年眷姪諸錦拜撰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  
繡澗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  
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倡  
道於茲一時從遊之士居台隄者則有若喬文惠葛  
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  
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  
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鍾武而起遂  
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暨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  
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居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記載生平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清逸之賢達傳童慶式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嫠書姜子登之嫠賢言行錄諸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師徵獻畧無所不登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其搜遺來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取於宋潛溪元史明以後則黃黎洲儒林錄及萬季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己意備古今人物之  
缺闡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  
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徧見  
重理學者以事功爲斗筭重經濟者視儒教爲芻狗  
尊經術則薄詩賦爲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爲訓詁  
意有專主必多遺棄吾師學窺淵源識量廣其所載如  
聚衆寶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爲取舍而無價衣珠  
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蓋不僅一郡之書而凡有志於  
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予友金君孔時好善  
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以金華徵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讐卽付梓  
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  
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蓋由宿契適遇金君爲之刊布  
巧值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開感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尤願讀是書默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  
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錄苦心真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黃廷元百拜敬書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爲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駱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字之先舒馮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婺郡何王金許踵武並興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此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翕張之彬彬盛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采後先繼起相與紹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

與虞揭顏頤明與宋潛溪王子克諸公以英儒宿  
學遇主於巷開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教之盛  
婺州諸老首闢蠶叢而朱公未孩張公止菴復以  
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終而爲之後勁  
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爲後法此  
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  
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  
識固陋向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谿唐氏會集舊  
編頗知先賢頭末夫書若不能集集矣若不能閱  
旣集而閱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輯羣書取其人之表表  
可傳者分類爲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  
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  
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  
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爲斷也則取憑乎國史其不  
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鄉錄自明初  
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  
中之傳志讚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  
稱其徹髓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

逸之賢達傳童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多事少  
類登科錄世家譜茲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  
有吳賜如之婆書婆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  
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  
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谿志定於章文懿言  
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濫不足以取徵則徵之  
鄉賢鄉賢能無濫乎無已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  
宦名宦不載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  
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爲賢否  
子孫盛則祖宗賢子孫弱則祖宗泯矣

以年統事左氏然也以類統人史漢然也故人用  
類叙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  
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宦  
次遊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  
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  
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廕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  
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  
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范  
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

之心箴朱子登之集註今

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論可考矣予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葉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陽永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未經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乎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言金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嬖書於理學頗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正者卽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叙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己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敘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

此也其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  
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  
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  
取偽耳

其有位列崇階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  
序爵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  
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  
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  
九列爲桑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盛  
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蓋一郡之名臣

非一朝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爲一人之名臣者觀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恣也

昔孔子欲締述夏殷之禮而歎文獻之無徵其得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居此邦而稱述此邦之先賢以爲後恣則皆在識大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任表彰之責者司李阮霞嶼司訓楊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之者蘭谿章無逸也作敬鄉錄者蘭谿吳正傳也作

賢達傳者浦江鄭清逸也作文獻錄者蘭谿童廷式也作藝書者義烏吳賜如也其手抄先賢之書以待採錄者蘭谿葉永和也其作道驛斯文在茲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張申伯也其捐資刻先賢之書者金華陳宸若也其募刻潛溪全集併補刻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繼買屋以償刻工者浦江傅晉初也作藝賢言行錄者金華姜子發也予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已今金華金孔時慨然刻布則孔時亦在識大識小之列者矣

金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顏烏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

先唐君佑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樓蘊周祖仁

賈南金徐文震吳埴

呂皓呂源

金從鑑

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湜洧濟沂楷棠柏

黃逢源宿璿謚王澄

宋吐應綱潘琢王晁吳滄徐克仁龔曇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蕪恬

蕪怡章瑗度王應麟趙忠敬

趙滄蔣仁益傅文權 王世名

趙忠番金璋張成珪蔣哲王丙節

卷二

忠義傳 一

楊喬

駱賓王

舒元興

楊執禮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懋

滕茂實

呂祖儉呂祖泰

賈廷佐

杜士賢

李誠之

童必大許伯繼

章堉胡德廣唐元章陳自中

卷三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戴良陳達劉良

王禱

附王紳王禔王汝

龔泰

樓璉

陸震

徐玘

盧洪春

王鈇周鳳岐徐學顏

王肇坤

朱大典

張國維

金漢惠

卷四

儒學傳一

范浚

呂祖謙

陳亮

唐仲友

徐僑

葉山庚

楊與立



卷五

儒學傳二

何基

王栻

張潤之

金履祥

許謙 子元附

胡長蘧

吳師道

陳樵

葉儀

范祖幹

卷六

儒學傳三

宋濂

胡翰

盧格

章懋

章拯

董遵

凌瀚

黃傅

李滄

徐用檢

孫揚

程文德

應典

李珙

周瑩

程梓

盧可久

杜惟熙

陳時芳

陳正道

陳其慈

呂一龍

程文德以下至此俱入明史

趙忠濟

王同廉

卷七

名臣傳 一

楊璇

駱統

馮宿

馮定

胡則

滕元發

宗澤

鄭剛中

潘良貴

潘時

王師心

王師愈

王介

王埜

王淮

卷八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應孟明

應純之

章服

章徠

徐邦憲

陳良祐

葛洪

喬行簡

葉衡

范鐘

馬光祖

李大同

朱質

葉秀發

康植

朱元龍

虞復

王寔

王萬

厲文翁

卷九

名臣傳三

唐龍

潘希曾

趙志皐

虞守愚

吳百朋

戚雄

金澗

徐讚

李學道

王崇

龔一清

張元諭

許綱

金世俊

王世德

張應槐

朱之錫

卷十

文學傳

一

徐安貞

舒元褒

滕珣 滕邁 滕倪

厲

劉昭禹

俞紫芝 俞澹

徐無黨

范端臣

朱臨

于房

于世封正封附

錢適

鞏豐

倪樸

時少章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傅寅

杜旗旃旂旌旒

喻侑喻南強

章如愚陳大猷

徐次鐸

馬之純

卷十一

文學傳二

潘景憲

倪千里

趙彥秬

戚如琥

陳巖肖

曹冠孫德之

王奕

張樞

胡助

吳萊

柳貫

黃潛

劉應龜

附傳野陳堯道

于石

徐疇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吳景奎

聞人夢吉

李惠李序李裕

胡誠許懷德



卷十二

文學傳 三

朱震亨

金涓

蘓伯衡

張孟兼

吳沉

朱廉傳藻楊帝

鄭錡鄭瓘

王宗聖

姜麟

宜入儒學

童俊童品童琥

章适

徐學聚

子與參附

陸可教

李鶴鳴

胡應麟

斯一緒李能茂

徐應亨

龔士驥

吳之器

章有成

程明試

李鳳雛

石艇翁  
附見

葉自合

附見

周敏趙筠唐彪吳修祝石徐琮程夔

初應錦郁徐光普吳

從

李方猷盧士桂

方舒  
鄭一上

卷十三

政績傳

張敦

陳脩

韓晏

蔣邵

傅柔

劉滂

樓焯

范溶

徐良能

喬夢符

石範

潘燾

樓大年

許子良

黃夢炎

趙大訥

蘓友龍

劉辰

吳履

諸葛伯衡

邵圯

李叙

陳俊

盧睿

何士英

龔永吉

謝愷

王坡

蔣瑜

盧仲佃

王乾章

王嘉忠

趙賢意

馮亮

鄭引道

郭時斗

程正誼

黃卷

倪尚忠

卷十四

卓行傳

黃仁環

申屠大防

汪渙

郭欽

蔣沐

朱環

胡麒

袁大珍

王得志

何達

陳慎

徐寶

程堅

黃樓  
黃愷  
黃大海  
附

包珣

盧溶

金光

厲雲波

金律

隱逸傳

龍邱萇

樓惠明 樓幼瑜附

張志和

方勻

張志行

姚獻可

吳孺子

方太古

卷十五

貞烈傳

胡氏唐氏

汪氏倪氏附

唐淑芳王氏杜氏

陳氏

應氏 周氏附

周氏楊氏何道融

宋嗣徽陳婦謝蒞

吳氏程清

馬淑呂氏

宋氏

戴貞妹

楊氏

虞鳳姬

包氏章氏

章銀兒王氏

章蘿奴

方氏

汪氏葉氏柳氏陳氏徐氏王氏華氏柯氏

麻氏胡氏

呂主奴盧氏

朱妙祿黃氏應氏

鞏氏徐氏李氏

石氏陳卯潘氏

舒氏

陳氏

陳氏

柴氏

范氏

范氏

徐氏

馬佛奴駱氏郭淳

孫氏陳氏郭氏郭氏附

王氏李順姜

徐氏趙氏蔣氏附

金氏陳氏

葉氏朱氏附

李氏俞氏附

王氏

陳氏何氏

俞氏吳氏陳氏附

李氏呂氏朱氏

徐氏斯氏周氏朱氏朱氏附

程氏吳氏徐氏

鄭氏

朱氏張氏

劉氏洪氏李氏附

洪氏

錢氏



俞氏朱氏唐氏郭氏虞氏王氏郭瑗

丁團娘

葉爾烈

史氏

楊氏

潘氏

程氏

陳氏黃氏戴氏黃氏

潘氏陳氏附

沈氏

趙氏徐氏

余氏

諸葛氏

童氏

章氏

黃氏

和堂六烈婦

王氏陳氏蔣氏李氏吳氏王氏

虞氏張氏陳氏

馬氏金氏

盛氏

王氏 陳氏附

錢氏 朱氏附

倪仁吉

任星娘

杜氏

徐氏

李氏

附錄貞女徐氏阿巽

毛氏王氏 補入

卷十六

仙釋傳 異術

傅大士

惠約

千歲和尚

具服

賈休

保暹

德謙

于巘

定光佛

胡侯 見名臣傳中

邢侯

白沙招利侯

錢侯

陳侯

皇初平

馬自然

趙炳

方技傳

戴思恭

虞搏

卷十七

來宦傳

一

范汪袁宏山遐

殷仲文

蔡興宗

伏暉王志

沈約蕭子雲

王承

何炯

童昭達

崔義玄

沈清王礪

王仲舒

杜暹

洪公

戴叔倫

錢藻

蘓遜

王祐正

吳芾

李椿

洪邁

趙汝安蔡抗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胡堦

陳天瑞

舒邦弼汪綱

江文衡孫度高參

徐丞

孫伯虎

王霖龍

徐永益

怯失烈

亦憐真

周自強

劉元

許廣大

王宗顯

張熙

石珮

李嗣

趙鶴

劉蒞

姚文焰

李一元

張朝瑞

倪祥善

劉實

阮元聲

卷十八

來宦傳二

周澍

王興宗

郭瑛

余寬

李庶

顏曾昭

龍遇奇

王士錄

李璉

李昭祥

汪國楠

盛王贊

李璧

黃仲芳

田達

繆樛

賀寬

鄭準

姚永濟

蔡思克

錢源

劉振之

彭如翺

王允誠

劉同

劉傑

周士英

吳尙默

許直

魏處直

黃紹欽

劉珂

王秩

毛衢

谷中秀

劉楫

石彥誠

李瑞芳

文元發

須之彥

莊起元

卷十九

來宦傳三



張安豫

李忱

李之芳

張星端

張坦讓

王治國

趙泰姓附

徐喆

陳龍驤

毛文埜

劉濬符

孫家棟

連一鳴

卷二十

遊寓傳

阮孚

劉峻

羅隱

謝翱

玉華山樵

沈壽民

季煌

附

華若虛

附

中華徵獻畧卷之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亾、負土爲大塚、群烏數千、啣土助之、烏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烏傷、

論曰秦時烏傷縣、隸會稽郡、環婺七邑之土、皆烏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

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性誠篤，則異類皆格，况秉命爲人者乎。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先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死，吳主義之，釋偉而復其官。旌二子，賜姓斯氏。天下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剖股以進，乃瘞。比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晉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冲。冲守濠章卒，千里奔喪。制服三年，親歿，建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棄妻宿。

墓所每一悲號。鳥獸翔踴。墓前植松柏。鹿觸之。汝  
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汝悲而瘞  
焉。郡察孝廉。不起。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  
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汝而得名。  
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  
靈芝白兔之祥。卽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  
比。應先居喪盡禮。素食斷葷醢。泣血廬墓三年。開成  
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並稱。事親居  
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曰舒。

馮喬葛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  
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  
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韋素之士起  
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  
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配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  
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  
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  
司狗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  
六孝爲與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旣祀  
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孝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馮應唐仍爲若敖氏之鬼人心固在與禮昭彰而釐正爲難矧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代之禮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卽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質枯瘁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卽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而安、蓋慕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五臟、犯不測、以已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世衰道微、倫敦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陳天隱、董少符、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符、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爲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篤孝、母卒、舉匭、以葬、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消、起覆柩、行旣葬、而雲散、廬墓蔬食、廣慕廬、爲荊業、所携其兄之孤、撫而教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董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餘而紫、蓋皆以爲孝感、云、睦寇壓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女子能傾、眞與妖伏、誅事、綴文、示衆、衆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金景文、頗豐於貲、好學、與其妻包、竭力事其祖若父、

祖病瘖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病、又禱而瘳、母喪廬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壟、五色爛然、續廬、父墓蔬食、誦楚烏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擊其廬、鄉里遇旱、景文禱輒雨、淳熙中、郡奉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爲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季義表、其鄉曰純季里、曰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有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之賢、詔建三賢堂於學、樹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教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季，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姬之祗，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擬出。季弟之至，通於神明，顧不然哉。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廬於墓左，負土築塋，日課三十畝，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盈尺。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內史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栢。

論曰：予讀鄭清逸孝友傳，宋時諸孝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

芝生。周子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埏

賈南金、徐文震、吳埏，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

徐文震尚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丞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吳埏家九世同居。妻宋氏嗣徽，夫亡，三孤在膝，舅姑卒未葬，茹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其柩，宋氏抱柩而哭。

哲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中、其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孝子而南金在焉、南金既登第、且宦達矣、而孺慕遂哀、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臯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震之行、附載郡志、吳墳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軌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隱、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

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  
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  
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爲歿身憾翌日下都堂議宰相  
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  
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  
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庄以贍族  
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爲小廩貯粟以收鄰里之棄兒  
當路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  
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爲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  
字子中孝友嗜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居喪盡禮。如其法。郡邑上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舉進士。有文學。

論曰。呂皓兄弟。孝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問傅旭元。以浦江舊族。曰。魁儒辭伯。顯達之後。零替一盡矣。惟孝友之家。子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 金從鑑

金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金。東陽萬歲鄉人。金氏十三居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自天台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著。

藻至從鑑同居者已四世矣。從鑑號栢杯，栢杯有良德，東陽諸暨嵒縣凡姓金及劉多祖栢杯。栢杯生四子，十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臧獲婢妾計五百餘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里，歎而美之，爲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

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饌、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粉、以及寒暑布帛、綿繡之給、有常數。昏嫁喪葬、有常制。司其出納、司其酒茗、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聞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必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怙過而不悛者、迸之遠方、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之令。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恡哉。金氏其得九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東陽金氏。金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爲極盛云。

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湜洧濟沂楷棠栢

鄭綺。浦江義門之始同居者也。其祖曰滙。自睦來遷。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滙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愬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受刑。父寃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抱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將卒。名子孫序立祠下。刺指出血。醑酒中。

以次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出聚食，天其卽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凡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珪、德璋。

德珪、德璋兄弟也。德珪字子澗，以才受薦，官龍游丞。德璋字子振，官青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佯曰：彼所欲殺者吾也，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乃以緩語給之，夜半逸去。比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珪歿，德璋秉家政。鄭氏自祖，淮鬻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衆。謁祠。序揖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凜如公府。德璋垂歿。子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瞑。子太和嗣。

太和爲人。龐凝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泄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童穉皆孜孜謹信。不識厯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頽白者猶鞭之。雖常仕宦。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每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

差見者歎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開。朝廷旌其門曰  
孝義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  
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  
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作家範三  
卷。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爲嗣。

欽字子敬。旣生卽爲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  
孝。母病。奠頂灼臂以額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  
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  
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欽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  
歲入於嘉禮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續食之粟、禦凍之衾、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庀窳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輒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丸、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爲人後、爲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卽歸遺其母、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夢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購寢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叔之不若矣、鄭氏至欽、同邑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澁、曰沛、曰濟、曰沂。

淵字仲涵爲宋濂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執母喪過哀。得嘔疾。繼喪其父益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過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鄭氏義居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土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通津絕港。則造舟爲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各事各處  
卷之一  
十一  
賜則設茗、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仕，著書明道。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澁字仲持，爲人魁偉。達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罪且不測。時家長濂方在京，澁慨然就逮。至京，濂曰：「我家長也，澁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澁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對，卽命增設布政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叅福建左藩。舉所知五人，皆爲叅議，乘傳至官。去貪墨革弊政，一時號稱神明。

洎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



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畫圖監生坐罪，事連  
糧長兄濂，名在籍，懼重辟，將行，泣曰：此行萬無生理，  
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途，鄭氏爲無人矣。弟  
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濟，濂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尙書嚴震具其  
家世孝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簡拔其家子弟二十  
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爲奉議大夫，左  
春坊左庶子。

沂，字仲興，洪武丙子特選，至京，拜禮部尙書階資善  
大夫，尋告老歸休。是時同居者凡八世，至九世，則有

曰楷曰棠曰栢。

楷字叔度、與其弟棠栢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藁葬夔州、楷啟王爲遷葬成都、命其孫恪館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馳騁、永樂初與纂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爲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膺選、進講敷陳、從容、容待優沃、秩滿陞翰林院檢討。

栢字叔端、號清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竄蜀、歛其

所著以授相、有付子斯文之囑、相著書不一種、今所  
傳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  
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  
爲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  
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豈其皆出之公庫哉、卽同  
居之中、亦時時有推解收卹之義、以爲不蓄私財、  
亦未必然也、其初皆敦龐淳茂、個儻竒偉之士、既  
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敏、又能廣置高貲、市  
田宅以爲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臣之表揚天子之旌獎無歲不至益有以風厲而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翔方鳳吳思齊以爲之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貨宋濂以爲之師而王禕胡翰方季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摧古義善氣浸潤人人有上君子之行至於明祖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秉使節簪紱之盛遂冠東浙夫明聖相傳作述相繼不能必之帝王之冑天下之大豈無名門右族或一二傳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涂桑陵、  
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  
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  
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金華學博楊  
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  
子弟以次序立、薰蒿晷鬻中、靈光閃閃、時覩其形、  
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昔王江州、今奉  
帝命爲汝家依表、汝慎毋爲非、以取禍、鄭氏建神  
先、開以奉之、夫孔子不詔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  
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

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爲陛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名鄭氏子弟。問以家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默笑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已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誣其反者。文皇帝使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歷事列十櫃。經史櫃五。以訓後。兵器櫃五。以禦盜。劾使忽至。發其櫃視之。皆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斬誣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爲乎。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黃逢源、黃宿、黃璿、黃謚、王澄

元黃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圭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內外長幼之間、秩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稟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鍾諸石子孫、遵之弗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昭、學於蘓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陷重刑、宿挺身代

行死於恫鄉里哀之

塘與謚皆合溪黃氏也。塘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塘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貲，則塘子保代之行，歿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焉謚與從父宿同學於蘓伯衡，謚爲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爲警家，誣陷，會逮京師，謚往白其寃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瀕終，集家衆言



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與、吾父有遺言、欲恣鄭氏、今其家恣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士樸茂淳質、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法存焉。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最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黃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宗陞應綱潘琢王冕吳滄徐克仁龔曇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宗陞金華縣人。父歿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陞  
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舐之。目復明。  
母旣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陞號泣呼天天。乃霽。  
旣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  
孝行。陞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恒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旣長爲

諸生、脩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誰爲我奉、寡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膺貢爲歸德訓導、迎母就養、肴益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琢、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琢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撫摩、必得其意、母厭久臥、則爲輓輿、與弟舁之、惟其所適、如是七年、母歿、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爲鄉飲、大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冕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曲至母病典衣市鴨以奉割其腹得白金焉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立雪夜往察之冕方僵臥草屋中寒尚相擊猶聞嗚咽聲令乃歎異卽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旌其母舟過楊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籲天曰滄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爲禮部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焉今其里爲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塋城東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加之比卒亦廬墓三年相傳有斃虬馴兔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曇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永慕廟朱助湯溪人性孝友母卒廬墓歸家毀於火其廳事

有師萊堂勝出於灰燼中若新黃鳥巢其盆栢樛枝  
中乳子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郵食哺之時人  
以爲孝感三異助爲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  
索債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蓋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  
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已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  
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大  
海爲之吮癰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  
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贍之  
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陳文言，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讞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

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株，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痿，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遇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牆隅曝之。煖則解其衣而捫其蝨，爬搔其痒，多方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備之直以給喪葬焉。既葬，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傭，夜則投墓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



月陰晦、嚴風括地、雪飄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如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掘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爲之記、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默倚牀、稜聞母鼾睡聲、乃寢、病且劇、懋光乃挾刀潛至、無人處、嚙其股割之、暈而蘇、覓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葬、乃大慟、旣畢、墓、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爲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則一爲櫛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啖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晝夜依懋，光不去。至期將歸，乃斃。懋光裹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漱澣，按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旣除服，爲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禽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既歿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子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己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孝順治間、閩邑以孝行舉、未獲旌。論曰、廬墓、禮乎、夫禮、孝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廬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塲、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

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躅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爲之徘徊依戀其間乎。夫生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革序。草木變衰。天地晦冥。風凜雨號之夕。霜凄露白之晨。每一念及。則恨然欲往。故與其枕塊於家而哀。亾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爲適也。故聖

人不著虛慕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遠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蘇怡。蘇怡。章瑗。度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愉。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彼獲。將加劊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弗殺。願殺我。賊晚亦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留兄以

羣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睦寇破、劉忠獻述古以悅爲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惡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誣誤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卽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爲之作傳。

郭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達以才能舉典、倉事、趙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接濟、稍事那移、有

伺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曰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尙存、

蕪恬蕪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聵辭禁、近出爲處州教諭、以牋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叩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度、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拷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度急、亦躍入井中、載其父出、其首於水、鄰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度、則已

絕矣、黃閣學機爲作孝子傳、

王應鱗、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爲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鱗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賊卽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爲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薰蝕其鼻、鼻隔、趙仇於是往往爲大言、忠敬之父爲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爲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死、吾何行如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併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所遇、顧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郡邑志、鄭氏黃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盛本源、郭川賢、章瑗、慶、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蘓恬、蘓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乎！怡乎！孝哉！使其遇英大帝、不且與斯敦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滄、蔣仁、益、傅文權

明趙滄、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

滄不足給，餽粥滄出遊學，母虐其妻，鎖之空室，脩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取，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歿，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爲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滄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

蔣仁益，東陽人，傭賃以養親，惟勤，弟有廢疾，養之終身，畧無厭惡之色。

國朝傅文權，義烏人，六歲喪父，奉其孀母，貧無以爲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權十歲餘矣。入山採蕨以供母。虎尾其後。樵者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目疾。幾喪明矣。文權舐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季行維風。以表其門。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季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若其八九云。蓋代死則事奇。而聳聽廬墓則迹顯。而其聞。至於處庭闈之中。承歡菽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

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厓間武義人也、父曰良、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脇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馳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爲之居間、命俊割腴田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葬、若父、世名受以葬、其父甲、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暱世名、歲時有名、世名輒往、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爲鏹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又二年、舉

子、多意世名且忘之、卽其母亦意其忘之、黃俱養  
後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卽治一刀、銘日報仇、  
佩之、繪父像懸之密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  
答、旣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  
俊飲他所、沾醉歸、世名迎揖、遂刃之、囊其頭、告於父  
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鏹、曰此仇畝  
出也、又出其他鏹、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畝還  
之、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全華  
令汪往勘、汪曰良於俊爲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  
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良而後成獄、檢有

日矣。世名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析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遷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期至矣，我當與俱，理箠拭髻，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卽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孝，鄰母之子曰王寄，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寄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己過也，毆之，季子歸，母

蒙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爲寄所辱狀。遂卒。孝子畢  
墓。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墓。孝子於是焉。手亦寄  
以祭。諸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子  
觀世名事。與黥類。惜其時。讞獄者。無術以生之。必  
欲檢視。驅孝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  
氣不烈。惟絕吮一瞑。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  
枉有司之恣。於是乎。千古稱孝子焉。天作賢耦。與  
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  
輒避去。旣殺俊。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  
俊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

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卿、東陽人、父純壽、廩生、晚得瘋疾、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哆不能自飲食、生二子、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喪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師張肆、而以賣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旦而起、審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熨貼之、衣已扶而坐、以褥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掉之、曰安乎、曰安、乃盥匱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買易、未已、有呼於肆者、弗往也、朝而進食、奉其器而飼



之弗盡、飯其餘、併其瀝食之、弗棄、日中食如之、日暮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巾、裙、履、襪、襦、褲、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猝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響器於其側、小扣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而列其前、度甲、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爲、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彌留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畧可認、其族人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孝子也、予讀之

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孝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既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右科。以鹽策治生。行鹽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虧帑。羈罰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遂落。不能復行鹽。爲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婦。皆呼之爲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既析爨。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白衣。一以衣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一盂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醴。弟或不坐。卽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沈悶。弟至輒釋然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慷慨類。矯恭遜類。過至處兄弟。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遠過。卽登之國史。孝友傳。又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苦枕塊。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旣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如此。金孔時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掘土營塚甚詳，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遇成珪，與盤桓數日，貌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助，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母相繼歿。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旣除服。每一解到。口卽悵然思親。攢眉不樂。遂茹素終身。雍正初。郡舉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暇聚族千餘。凡橋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室凌競。反唇相詈者。一聞哲履聲。卽寂然止。誼苟非盛德。何以致斯。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歿。其鄉族道其廬墓事。甚悉。而哲之孝。亦見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鄉論。非譽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喜著而。

其實不容沒也。故仍核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諫。字直之。孝友素著。親歿。葬於缸窰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虎患。咸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古囑頭李正馥者。字芳遠。業儒而工詩文。母老病。正馥。季養備至。及歿而葬。遂結茅而廬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馥號泣不顧。而妻亦免於厄。山中人感其哀恫。以蔬米饋遺者不絕。今已二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爲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簡

王丙簡，乳名董兒，永康人。穎敏仁孝，爲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藝卽爲同人所推獎。雍正辛亥，族有凶人拒糧逸拘，使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仗不赴。集東不知，凶人卽礪刃，口警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簡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隕。金郡教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畧曰：有美人，宛宛兮嫵，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通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縞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準昔。其明年凶人棄市，邑今何公以丙簡代。

死孝行申詳而請旌焉